

魏远峰 著

兵香

木棉红

MUMIANHONG

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广东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兵 者

魏远峰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兵者

魏远峰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 7

(木棉红·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360 - 4997 - 0

I. 兵... II. 魏...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450 号

策 划: 肖建国 田 瑛 温文认

责任编辑: 欧阳衡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分金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20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625 1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勤奋、多产的青年作家魏远峰又捧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新作——《兵者》。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魏远峰从未停歇地向远方的文学高地攀爬着，而《兵者》，无疑是他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我这十年来陷身于话剧创作，无暇再写小说，但我一直关注着小说界的动态，并保持着阅读小说的习惯。然而，这种阅读常常使我陷入痛苦之中，除了偶尔也能遇读到一些给人带来精神享受、堪称上乘的好作品外，在大多数时候读到的小说简直是对人的一种折磨——要么淡如白水，味同嚼蜡；要么稀奇古怪，一团乱麻；要么情趣低级，猥琐无形；要么故弄玄虚，晦涩难读。有的小说过分强调人物的性格和心灵，有意无意地远离了思想；有的小说一味追求所谓的可读性，过分地制造滥情；有的小说采取对现实矛盾的逃避态度，对生活、对社会表现出一种冷漠；有的则打着“探索”的旗帜，有意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陌生化，甚至拾人牙秽，将西方文学中都已遗弃的烂葱捡来插在鼻孔上装象。这也就难怪，全国每年出版那么多长篇小说，却难以在读者心中掀起文学的热潮。抱怨时代吗？抱怨环境吗？抱怨商品和经济吗？这些似乎都抱怨过了，唯独很少抱怨写作者自己。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小说品质的高下，肯定取决于作者自身综合品质的高下。好的小说，其最高境界绝不是仅仅编织一个故事、描述一段爱情、塑造几个人物，更不是仅仅为着茶余饭后的消遣，而一定是用思想的火把照亮黑夜，用人性的光芒沐浴心灵，用犀利的尖刀投向邪恶，用真诚的呐喊呼唤善良，用深厚的文化开启智慧……

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和期待下，我读完了魏远峰的长篇小说《兵者》。作者在题记中借用了孙子的一句兵法：“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道出了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题旨和深



层思考，也奠定了主人公卓越的思想轨迹和行为走向。卓越——一个携笔从戎的大学生士兵，带着浑身的知识和对部队生活的憧憬踏入军营，军营里有着跟他与生俱来就气脉相通的那种氛围，但也有许多他所不适应、或者说与他的认识和观念发生冲撞摩擦的地方。正是在这些冲撞和摩擦中，军营在改变、铸造着卓越，而充满忧患意识的卓越，也以自己的知识和胆识影响、冲击着某些陈旧落后的东西。可以说，《兵者》就是新时代的大学生士兵卓越的一部心灵成长史，是对我军未来发展前景的展望。

《兵者》的创作手法新颖而又独特，全篇所有章节，每一个章节的标题使用的都是军事术语，而且比较贴切，其中蕴涵了一定的象征与寓意，让人仅从这些军事术语中，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军营气息，感受到共同科目的正常训练，感受到兵戈铁马的冲杀酣战，感受到高科技条件下现代化战争的风云莫测。小说描写始终跟随着卓越的身影，从连队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集合站队、起床熄灯，到火焰燃烧的模拟战场，到战争观念的心智交锋，乃至部队生活的其他各个角落，几乎全都写到了。我感觉这部小说就是一部当代连队生活的百科全书，有些篇章甚至超越了小说概念的界限，坦然而又流畅地以军事教材的面貌出现于读者眼前。正因为如此，打破了常见的小说结构和叙述模式，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社会信息和知识信息量，读后自然受益匪浅。

魏远峰已经写有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以他30多岁的年龄而言，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在这个物欲横流、充满诱惑、喧嚣浮躁的时代，像魏远峰这样如同热爱生命一样热爱文学创作的作家不多了。读罢他的《兵者》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只有认真做了生活准备和知识准备的人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为了让这部小说远离平庸、远离浮躁、远离模糊的性格，他有意为自己设置了一个颇有高度的障碍，而且跨越了过去。

所以我说，《兵者》是一部用真诚写就的小说，是一部用胆识写就的小说，是一部用思想写就的小说，是一部用心血写就的小说。

这样的小说，值得一读。

唐 栋

2007.5.15 于广州

目 录

序	1
楔子	1
一、立定	3
二、换乘地域	12
三、阻击	21
四、虚光	30
五、定点保障	38
六、军队建设	46
七、遭遇战斗	54
八、花名册	61
九、军事干涉	69
十、文化素质	76
十一、向后转	85
十二、战备状况	93
十三、连队要事日记	101
十四、网络战	109
十五、开拔	117
十六、低姿匍匐前进	124
十七、遮蔽界	133
十八、开进	141



十九、射击危险界	149
二十、海上布雷	158
二十一、信息技术	167
二十二、战术	176
二十三、群众性练兵	184
二十四、报告	192
二十五、核爆炸中心	200
二十六、心理战	208
二十七、火力压制	216
二十八、预防事故	223
二十九、军事技术	230
三十、临时指挥中心	237
三十一、想定作业	244
三十二、反辐射摧毁	251
三十三、教养一致	257
三十四、热带山岳丛林地战斗	264
三十五、迂回	272
三十六、冷枪射击	280
三十七、突发事件	288
三十八、战略转变	296
尾声	304
跋	307

楔子

三多塘有十八怪，这个地方好奇怪；

三多塘的第一怪，汽车没有牛车快；

三多塘的第二怪，一辆单车全家载；

三多塘的第三怪，头上草帽当锅盖；

三多塘的第四怪，三只蚊子一碟菜；

三多塘的第五怪，四只老鼠一麻袋；

三多塘的第六怪，阿妈爬树比猴快；

三多塘的第七怪，短裤穿在长裤外；

三多塘的第八怪，女人内衣街上晒；

.....

三多塘里的兵们都说《十八怪》才是正宗军营民谣，话本那样产生，老兵传新兵，新兵传新兵，新兵成老兵，老兵传新兵，流传下来。也像三多塘中的溪水，涓涓、淙淙地流……

半岛的历史，也颇有说道。当年，法舰“白瓦特号”避风入港，景美人怡，浪静风平，水深港良，水手们欢喜得鸡飞狗跳。于是，用洋枪洋炮顶住清政府的脑门子，半岛就被“租借”了。民众奋起反抗，可米已成饭，奈何奈何？少不了暴雨连天的眼泪、涯泉喷涌的鲜血，让本就血红的半岛，平添了几分成色。

半岛的灾难，要是到此为止，倒也罢了。

可偏偏不是！

一方土地的命运，也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43年2月的一天，海滩上突然亮起林立的刺刀，白刃上凝着海雾的湿气，瑟瑟飘荡，散着血





腥。日军所到之处，洒下一路“有希、咪希、巴格亚鲁，撕拉撕拉的有”，还有滚滚血河。

直到1945年，半岛回归中国。

解放后，硝烟中走来的解放军战士，整师、整旅地成了“剃头匠”。他们进驻半岛，看到茂林森森，古老恢宏，灌丛泱然，丛林中多有笔挺的桉树、沧桑的榕树、溢香的玉兰、哭泣的橡胶树、邈邈的马尾松。万千年长就的茂林中，滴淌、氤氲、浸漫着倔强，一派阴森、神秘和庄严！

黑牡丹、白牡丹的父亲农石山，就在其中者流。别看农石山长得“猪不啃南瓜”，可两个女儿却鼻子是鼻子眼儿眼儿，一个赛一个的美人坯子，袅娜风流的俊俏模样。女孩子漂亮，易惹出故事，故事太大了，就成事故了。卓越的班长马后虎、连队放鸭子的黄老兵，争抢着“舞”进了黑牡丹的故事，又“蹈”了出来，怪没意思的。

“剃头匠”们让半岛裸出山不山岭不岭的土丘，红得似浸了血。“剃头匠”们大多留下了，连队番号作了村名：一连、二连、三连……他们与原住乡亲杂居，种植橡胶、桉树、甘蔗、水稻、苦瓜、空心菜，享受战天斗地的垦荒成果。

卓越参军来到三多塘，书呆子加二杆子的他，在三多塘发生了不少故事，或许他的故事……

一、立 定⁽¹⁾

高校在校生当兵是个新事儿，可对卓越来说已是个很长的梦了。如果把卓越的学生时代比作电视台，它大约只放了一部连续剧：《当兵的梦》。

为了当兵，卓越差点儿放弃高考。

他已多次放风给父亲，可很不幸，父亲总是说：“当什么兵？从前‘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当然现在不同了。可是，以前当兵还可能提个干什么的，现在‘石狮子屁股抹黄连——苦没门！’那还当兵干啥？规规矩矩上学。”

“像你说的，”卓越说：“就要亡国了！”

“跟你啥关系？”父亲没好气地说，可很快又觉不妥、乖悖于身份。于是，父亲又想说：“上大学、学知识，照样报国。”

还没开口，儿子已接了火：“就你这党员！？我……”卓越想说，“我都替你骚……”卓越还没出口，副校长、班主任、父亲已知道了潜台词，他什么话也不说，却把眼神聚焦在卓越身上：只要卓越的眼神败了，父亲的威严就蹿腾上去了——卓越知道，故意把脸转过去，不看他。可即使不看，卓越还是感到父亲的眼神，灼烫了他。

应该说，卓越是惧怕父亲的，当然是曾经。要不，人们怎会说“儿大不由爹”？说明对于父亲来说，权威不可能是“永久”的，只能是“飞鸽”或“凤凰”的。

卓越上学早，5岁时，别人家孩子还咿咿呀呀哭，父亲就让他上学了。小学老师，有这“便利”。

年龄太小、个子太小，书包太大、带子太长，宽宽的书包划拉在卓越的踝骨上，一走走路来就晃荡，就跟一辆装了坦克装甲的手扶拖拉机的，喜剧效果甚巨。



连卓越都纳闷，父亲对其他老师、学生又是说笑话，又是闹着玩，可亲无比。一见了他，尤其是辅导功课，就“门神”了。父亲怒目而视时，连眼珠子都仿佛能蹦出来，连下巴颌里的胡碴儿，都恍在嘎吱嘎吱响。

即便如此，卓越还是反抗了，高考前的那年冬季，他与同学悄然报名参军。或许是听了太多评书，或许是看了太多戏剧，或许是男儿血性使然，或许远不止这些理由，卓越一直有个梦：置身草莽之中，身边虎贲纠纠，麾下军旗如云。战袍鼓胀猎猎风，骏马驰骋似闪电……

这是从卓越日记中归纳来的，大约在卓越的梦里，还要质感、精彩些。他在日记中写道：“大丈夫所为，扬鞭策赤兔，骧然穿烽烟，连发三千箭，箭箭锁敌喉。即使战死沙场，为国而殇，何其快哉，何其荣哉！不必马革裹尸，不必卧辘轳返，就地瘞埋，亦快事！”

为了实现这个梦，卓越通过“关系”，先不让名字出现。到了动员大会上，名单宣布完了，卓越猛然站出来：“还有我的名字，给漏了。”主持会议的父亲，脸一下子黄了。

会后，父子一场“恶斗”。

父亲说：“长出息了？拿镜子照照，看还是你？”

“不用照，是我，就是我。”

“你还敢强嘴！？”

“我是你儿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你有父亲吗？是我儿子？！你配！？”

“您如果认为我不配，我就在黑板报上告示：与你断绝关系！免让您难堪！”

父亲震惊了！

他没想到纤秀文弱的儿子，陡然间倔强起来。父亲想，他把“你”都换成“您”了，是来真的了。

父子俩的斗法，没有停止。

卓越像模像样地过了体检、政审，在卓越看来，说不定再努力，就飞出“牢笼”拥抱理想了。

文科优秀，并早已熟读兵法的卓越，在节节胜利时，忘了“螳螂捕蝉”——眼看就要定兵、换衣服——真是胜利在望了，他心里甚至有了《虎口遐想》中，“姜昆”攀出老虎洞时的喜悦。

可是，县征兵办突然通知说：年龄不够！

他在心里闷闷地说：“我爸搞鬼！”当然，自己比同龄人早3年上学，年龄确乎不够！

心里不忿不忿的，也没有办法了。充其量，见了父亲剜他两眼，撒撒气。父亲不知是故意的，还是以前就那样，好长一阵子，卓越总觉得父亲在示威，他觉得父亲怪可恨。

为了这个事，直到考上大学，卓越都没跟父亲说话。

收到《录取通知书》，眼看要离家了，母亲说了卓越。

卓越也不多说，回奉就一句：“我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一边是倔强的儿子，一边是委屈的老公，母亲只有抹眼泪。

他离家那天，是个秋雨唰唰的日子，雨丝织成无边的幔帐，濛濛的、灰灰的，有点忧伤。卓越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远处，氤氲的云朵悬垂低空，天幕低矮，让人压抑。

卓越看了看泪雨交加的母亲，雨水、泪水在她脸上写满湿漉漉的牵挂和不安，卓越的眼睛潮湿了，他把头转动一下，再看看呆了近17年的小院，这时他看见了父亲，凉丝丝、细柔柔的秋雨，让父亲平添了些苍凉，父亲眼神愣愣的，像雨中蓦然抬首定格视线是老牛，看着自己的犊子。那一刻，卓越猛然间就想起了“老”那个字来。

也就是一刹那，他眼前烁起父亲教自己功课的影像，书桌上烛焰悠悠摇摆，烛焰灼出的“烛碗”盛满融烛，仿若某种盈盈的期待。烛光在黑暗中掏挖出淡红的“光窟”，烛焰算不得亮，也不算暗——父亲的眼睛很亮，目光中饱含生命延续或超越的期待，卓越第一次发现父亲的目光，竟如此之美。

卓越说：“这个题怎么这么烦？”

父亲看了看说：“不复杂，把后面的米换算成厘米，直除。”

“我明白了，故意不统一，搞鬼！”

父亲淡淡地笑了……

父亲轻念着卓越的作文，“‘雪，化成了春天，春天花亮了，秋天花灭了，花很像灯嘞！’孩子，你写得好，我都写不来！”烛光映着父亲的脸，他皱纹间漾满了笑，仿佛被烛光恍醉了。

卓越像是得意，又像是腼腆，不好意思地笑了……





漫过面颊的雨水，模糊了遥远的影像，在模糊和朦胧中，卓越感到了泪水之咸。卓越想说点什么，又什么也说不出……

卓越慢慢挪动脚步，默默走到父亲面前，跪下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父亲，弯腰扶他起来，呼地抡掉上衣，用衣服擦卓越膝盖上的泥浆，父子俩轰然哭出声来……

这次入伍，他完全不用跟父亲说了，可他还是说了。说得很平静，父亲听得也平静。卓越没有说休学入伍的好处，包括退伍后复学、表现好了考研保送等等——本来，卓越也不因为这些参军。卓越说：“有个梦，不想一直梦着……”

电话那头，父亲说：“我理解。”

就这样，卓越来到了三多塘。

卓越进入三多塘的那天晚上，汽车哼吟在公路上，车灯在黑暗中切出狭长的亮白隧道，车儿时而沿海滨，时而穿椰林，最后一头扎进了三多塘。于是，在翌日的幽晦晨光中，卓越就看清了远远近近、山不山岭不岭的土丘丘，在西边，月亮沉没处，晦暗的光圈正暗淡下去，仿若有些忧伤。

因为是冬日，让卓越没看清延伸向遥远的血色大地。也因为冬日，卓越没看见蔗林和它野性的叶子。没有听见甘蔗拔节的脆响声中，蕴含着骨气。

也就是在那天早上，卓越第一次站在晨星照耀下的小便处，一手掐腰一手解开大裆裤扣，使劲眨矇着涩涩的眼睛——阀门开张，一股又热、又腥、又骚、又纯真的童子尿，灏出去老远。

然后，卓越入列，与新战友们一起扯开喉咙，和着十一连村传来鸡鸣声，喊起了口令：“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左看齐、向中看齐、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

锥子装进布袋，也会透出尖来——卓越到连队没几天，就露了个脸，许多人怀疑那个细节，与后来马后虎对他的态度，大有关系！

一帮战友云里雾里地吹，都是连队的“大人物”：马后虎、黄老兵、李文杰，有人美其名曰：连队论坛。或许，大家都看到在论坛的话语权，

对自己在连队的地位，有相当影响。所以，论坛总是红红火火，谁都想一发高论。

别以为连队的兵，都被管成了“豆腐块”，没了个性。那是你没见过兵们疯过，每当其时，连队就成了悟空到任前的花果山，五风不拿老千⁽²⁾。

在连队论坛上，一旦拉开架势，势必吹它个鸡飞狗跳！言者绘声绘色、张牙舞爪，听者咀嚼其味、寻隙出击。大家能从很久很久以前，吹到很久很久以后，再从很久很久以后，吹到“现今、当前、眼目下”。

让思维和言语坐上飞船，从地球到月球、再到N星球，再回地球、再出发。论坛上，多的是知识、伪知识、唾沫星子，多的是耸人听闻的噱头，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

“细想想，人类算最坏了，”放鸭子的黄老兵，“抛玉引砖”展开话题，“你说说，天上的飞机不吃、地上的桌椅不吃，其他的通吃。”黄老兵有蹩脚的语言天赋，以他那半生不熟的广西普通话，竟能在连队论坛居高位，大有觊觎坛主之志，常使钢牙利齿的马后虎之流哑然，是件了不起的事。

“人类有资本啊，”6班长马后虎倾听中已想好了，他才不会让话茬儿失落呢，“人类智商最高啊，是宇宙主宰啊。”马后虎没多少文化，但善于寻找一些类警句来半生不熟地记在心里，以为谈资。马后虎说完，迅即环视周遭，他在用大家的表情检测效果——非常棒！他看到了大家眼神中的油亮，认定听众对他的话，深以为然。很快，一缕得意，就闪在了眼里。

“班长，不对的，”马后虎没想到自己的高论很快有人驳斥，且驳斥者竟是本班的新兵蛋子卓越。一丝不快飞上了心头，但是他依然笑容微微，以示长者之风。卓越说：“谁说人类智商最高？宇宙主宰？完全是自以为是。”

“卓越，你是说，猪比人聪明？”卓越还在说着时，马后虎的风度就散了，他迅速开动脑筋，展开反扑——自己被入伍不几天的新兵否了，让他这个连队论坛巨擘，面何以堪？马后虎说：“人类发明了汽车、飞机、飞船、手机，猪呢？睡觉、拱墙？”

“或许在动物看来，人类是傻瓜。”卓越似乎对马后虎的回话早已了然，马后虎反击中，他一直平静听着，马后虎话音刚落，卓越就接上了，“说不定，动物们也会聚起来议论人类：走路，多安全啊！嫌慢，发明了摩托车、汽车、飞机、飞船，想一想，加快了行进速度，也加快了追逐死





亡的速度？”

“你、你……”卓越的话，让听众们眼睛一亮，仿佛一帮人在街上游逛，突然遇见了超女李宇春。马后虎发现黄老兵正幸灾乐祸着，那眼神分明在说：老马啊，赤脚走远了，遇上蒺藜了吧？接招呀！愣着干吗？因为“黑牡丹”，马后虎正跟黄老兵较劲呢，怎堪如此？所以，立马急眼了。他的确没想到，卓越的思维根本不守交规，马后虎连连说了几个“你”之后，终于捡到一句，“你这不是抬杠？”

“不是，”卓越静静说，“班长，大家天天都在讲和谐，什么是和谐？包涵哪些？”

“和谐，和谐，”马后虎是最“讲政治”的，可他没想到卓越给他出了道政治题，“和谐就是平衡，范围海了去了。”

“班长，形而上者谓之道。”卓越说，“所谓和谐，无非是人与人、自然、社会、自己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就不能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人、动物、植物，是平等的。”

“卓越啊，太深奥了，”马后虎悻悻说，说完又有点后悔，自己的话有认败意味，于是马后虎又说道：“咱连队又有‘短路’了，小心短路发热，烧坏大脑。”说完，转身而去。论坛，就这样曲终人散了……

“看看，”黄老兵说，“立刻就不和谐了。看来，和谐很困难啊！”马后虎已走出十几步远了，又回头斜眼睨一眼，不知对谁不满。当他确认挑衅的眼神，确未撼动任何人时，又迈开了脚步。

现在卓越“立定”了！

立定，是这样的——无论是单兵，还是一哨人马，无论用的齐步、正步、跑步，也无论持枪、操炮、徒手，一声“立定”灌下来，你就得停下。

若是单兵，在右脚快靠到左脚时，把右腿肌腱绷紧，直挺挺、硬邦邦的右腿靠向左腿，斜横着狠狠打在左脚跟上，发出不可能很清脆的响声。但是，也有人说过，那响声的清脆、嘹亮度，与军人修养大有关系。

卓越到部队没几天，班长就说：“你给我记住了，屁哩喀嚓的兵立定时，发不出嘎哩嘎崩脆的靠腿声，一定是磨磨蹭蹭、疲疲沓沓、拖泥带水、稀里哗啦的。”班长还振振有词地说：“啊，一个指挥员，在不认识的

情况下认识一个兵，首要印象就是那个声响。啊，立定也不是小事，啊，对不对……”

为了让大家信服，班长还举了例子，“啊，那个，那个，就像一个小伙子，晃动着探照灯般的眼光，看见一位N靓的姑娘，也就是看了看。可到了晚上，灯熄了、眼闭了，姑娘的大眼亮起来。当然，我不是让你们到街上看姑娘。”

卓越当时想了又想，也没有想明白班长那个例子，是怎么回事。不过，卓越承认，班长真能侃。

现在，卓越正坐在病床上，一忽一忽地他就看见了连长丰硕的黑红脸、排长倒宽的三角脸、班长凹凸的长马脸、邓钜轮尖刻的小白脸、“黄老兵”的瘦黄脸——黄老兵“丑妇显摆”的黄板牙，可真可以！他有一只沧桑的火机，是父亲留给他的。黄老兵说：“我用它照亮生命！”

黄老兵懒懒散散、漫不经心的一句话，把卓越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那只火机，没有邓钜伦那只——后来班长也有一只“长兔耳朵”的打火机⁽³⁾——高级。

但是卓越觉得，黄老兵的那只高贵。

病房四壁白刷刷的墙，映着卓越悒郁的脸，房子里流窜着来苏水、药品的混合味儿，很复杂，似心情。

入院以来，已经经过各种检查，可忙忙碌碌、匆匆忙忙的医生护士，仍未告诉他病情。卓越不知道，连队为何要送他到这儿，他感觉好好的，可连队愣是关心他——那天，他在尖子选拔中晕倒，被送进了这儿。

医院跟着一支英雄部队，从松花江畔杀将过来，不知救过多少战友，也难以统计扶伤过多少百姓了。医院中全军、全国都“顶好顶好”的医生，数十位都不止。他们的照片悬挂在专家门诊栏中，穿着庄严的夏常服，规规矩矩扎着领带，男蓝、女红。他们脸上，都浮着医生特有的智慧之光。

护士姐姐（是妹妹也不一定）个个笑容灿然，说话轻言慢语，小酒窝儿闪着，让人甜甜地幻想。即使戴了口罩，也能从他们忽闪的大眼中，感受到善良和温情。卓越对粉红色、粉蓝色的口罩，充满好感。他觉得淡淡的粉红、粉蓝色，让浑身苍白的护士，变得曼妙、妩媚了。

住院以来，连队干部也太关心了一点儿！





这让卓越有点纳闷儿。卓越常会想：难道说，我病入膏肓了？难道说，那么多顶尖医生，都束手无策？难道说，卓越保家卫国，登坛拜将，鸿猷抒谟，未及展开，就将作古？

指导员、连长都来看了3次了，无微不至，嘘寒问暖。每次都交待班副：“小卓想吃什么，就买。回去报销。同志病了，花点小钱，不算什么……”

班副唯唯诺诺地应承，慢慢把连首长送出去。每当那时，感觉良好、不知得了什么病的卓越，总是争抢着去送连首长。而连首长们，又总是煞有介事地说，“好好养病，身体要紧。”

他们走出了病房，卓越总是感激地站在窗口，大约要等四五分钟——那是他们走楼道、坐电梯、出大门的时间，然后卓越就痴痴看着连首长，对班副指天画地说着什么——

指导员一般静静站着，边说话边做，幅度不大，看上去较优雅，时不时扶一扶眼镜。如果是连长，他会一边说话一边大幅度挥手，姿势算不上粗野，可说粗犷又太斯文了。说着、说着，他会从口袋中取出烟来，卓越知道那是“五叶神”。马后虎说过，“连长只抽红色硬盒‘五叶神’。”

卓越就问，“班长，你怎么知道的？”马后虎把自己的长马脸慢慢转向卓越，小眼睛里射出热辣辣的光，那刺向卓越的眼神，有点可怖。

卓越傻愣愣站着，满眼空洞、苍白，或许还有些无知、无奈，想：我怎么了？班长怎么了？

每次，卓越就那么静静看着连长磕出棵烟，点燃、深吸一口、徐呼出来，一缕缕轻烟儿，飘散而去……

然后，卓越又会闷闷地想，“我究竟得了什么病？”每当这时，卓越就会想起“立定”来，继而在心里伤感地说：“一个士兵，住进医院，就是‘立定’了！”然后，他会长长叹口气，目光定格在窗外的阳光里，久久出神……

注释

(1) 立定：军人队列中的重要口令之一，主要有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和持枪立定，其中齐步走、正步走较为相像，听到口令向前大半步，靠腿，立定。跑步走，听到口令后，再向前跑两步，靠腿，立定。持枪立定时，右脚靠拢左脚后，迅速将枪托底钣轻轻着地。

(2) 五风不拿老千：本意源自打牌时，五风，指麻将上的东、西、南、北、中风。老千是指旧